

圣洁甘孜赞

◎张曦

圣洁甘孜七十年，
多少英雄战高原。
金沙江畔硝烟尽，
泸定桥下水犹寒。
十八军威今仍在，
光辉事迹众口传。
贡嘎雪山护西陲，
万年冰川伴温泉，
丹巴谷美藏寨奇，
塔公新都入画卷。
德格藏经弥珍贵，
噶托白玉历久远，
康定稻城格萨尔，
三大机场现云端，
超级工程克天堑，
穿山跨河若等闲。
全面脱贫已可期，
格桑花开映笑颜。
同心同向共携手，
藏汉一家情更坚。



石渠真达神鹿谷。本报资料库图

故土难忘

◎所加

岁月如歌
还记得水塘边
两颗老云杉树下
亲手制作的弹弓
是童年远去的记忆

时光依然
还记得屋后大青石
古老青岗林里
亲手搭起的遮风挡雨的小屋
犹如昨天历历在目

任时光流转 岁月变迁
变化是春天的一朵繁花
夏日的一缕清泉
秋时的一颗硕果
冬至的一片雪花
世界在变化着
生活在变化着
我也在变化着

家乡父老乡亲的笑容
有些逝去
有些老去
有些正在逝去
有些正在老去
唯一不变的是那一份
对故乡深深的思念

母亲的背影

夕阳下的背影
牵动我的情思
夕阳下的背影
是岁月的沉淀
更是您挚爱的堆砌
母爱温柔如水
潺潺流入我的心间
那就是母亲
她朴实无华的厚爱
那一刻
夕阳下的背影
牵动着我的回望
岁月悠悠点缀着母爱的无私
爱的情缘魂牵梦绕
草原上的黑色帐篷是我的家
异乡游子的思乡情怀
却永住我的心间

夕阳下的背影
是岁月的沧桑
夕阳下的背影
是回忆的灵感
那蹒跚的背影
虽代表着母亲的苍老
但母爱却如同雪花一般
朴实无华却又沁人心田
那一刻，夕阳下的背影
牵动着我的思念
岁月见证我们相依为命的爱
一路走来刻骨铭心
背上我的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
挚爱这片热土的情和意
牵动着我的梦

石渠故事

◎曹勇

说起石渠，我其实跟这片灵杰之地有着万千缘分，从最初的援石干部，到后来调入石渠工作，我跟石渠结下两次不解之缘，也就是这两次不解之缘，让我亲眼见证了石渠的变迁，让我从内心爱上了这片土地，我将用亲身经历讲述与石渠的故事。

2011年3月，全州第一批援石干部整装待发，队伍有说有笑，浩浩荡荡向石渠进发，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车厘里也渐渐开始安静下来，车轮下的路面也开始变得凹凸不平，特别是过了玛尼干戈以后，路面完全变成了被称为“天然按摩器”的砂石路面，车辆在路面上颠一簸地行进着，我的心情也随着颠簸的路面起伏不定……

三月，原本应该是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的季节，但石渠却有点特殊，山峦还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湖面上依然是厚厚的冰层，随风抖动的枯草在寒风中透露着一丝凄凉，当我们一行渐渐到达蒙宜乡（现在是蒙宜镇）境内时，晴朗的天空瞬间变得乌云密布，鹅毛般的大雪开始纷飞在扎溪卡上空，让人有些不寒而栗，一股莫名的失落将原本好奇与期待的心情顿时冻得冰凉。落后的交通、恶劣的气候，还有不怎么发达的市政建设是我对石渠的第一印象，回过头再思量一下途中颠簸的历程，心中之前那美好的幻影瞬间变成了泡影，说实话，当时心里还是有些打“退堂鼓”；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最终还是决定留下，于是，当晚怀着复杂的心情睡了下去，第二天，便只身一人来到所在乡镇，开始我的援石生涯，也就是在随后的短短几年里，我亲眼见证了石渠的发展变化。

压水井这个词对于我来说之前接触得不多，记忆中只在电视中看过，第一次接触和使用压水井是在“高人”的指点下完成的，因为我不懂事先需要引水，压得满头大汗结果也没冒出来一滴水，一位“高人”看见我狼狈的样子笑着走过来教我压水井的正确打开方式，一瓢“引水”下去，手中的支撑杆瞬间感觉到极大的张力，一股清水也源源不断从水管里涌出来，当时我真的感叹“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整整八年过去了，压水井已基本成为一页历史，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

消遣聊天的回忆，仍在使用压水井的，用的也只是对曾经那人们回忆，冰柜、电茶几等日常电器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人们的生活。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霓虹闪烁，明亮的街灯更给这座高原小城增加了勃勃生机，就像一颗梦幻的灵珠散发着光芒。石渠的夜晚，是梦幻的夜，是梦幻的夜！她和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的道路交通一样，讲述和见证了石渠的发展变迁。在2013年前，石渠的交通设施建设尚不发达，境内的道路交通被人们调侃地称之为“天然按摩”路面，人们从石渠到康定，途中至少需要3天，随着“交通三年攻坚”“脱贫攻坚交通先行”的实施，国道215、国道345、省道456、省道457等交通主干道相继改扩建，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户户通连户路，一条条康庄大道变得更加宽敞平坦，2016年以来，石渠县建成通乡油路272.62公里，通村公路3287.8公里。交通条件的提升，实现了我“新马太”（新都桥—玛尼干戈—太阳部落石渠）一日游的梦想，清晨驱车从康定出发，首站来到“摄影天堂”新都桥，和同行的朋友摆摆造型拍照，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景，中午在玛尼干戈午餐小憩，黄昏时分便能感受到太阳部落不一样的人文风情，这么惬意的事情在以前是根本不敢想的，和之前的3天相比，简直快得不得了。有了便利的交通，人们的出行方式也从之前的骑马到现在的开着小轿车、骑着摩托车进城转变，出售人生果、白菌以及自己手工制作的藏餐、盘盘帽等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不再是难事，便利的交通不仅改变了群众出行难问题，更改变了群众生产生活质量，这不仅是一条条便利的宽阔大道，更是致富的康庄大道，是连起党和群众鱼水之情的连心大道。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产业是

石渠县近年来的一大特色亮点，投资2.62亿元建成的集现代生态农业、观光、休闲、餐饮于一体的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标志着石渠一个新兴产业的出现，我第一次吃本地草莓就是在洛须镇邓玛观光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当时的惊讶不亚于彩票中奖。第一次走进生态园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置身于内地一个现代化生态农业种植园区，我不自觉地拍了拍自己大腿，看是不是在做梦，当我确定自己是处在现实，而不是梦境之中时，我被眼前的一切和这个创举感到震撼，对于一个平均海拔4500米，常年蔬菜、水果要靠从外地运输的地方来讲，自主发展现代生态农业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石渠做到了，这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创新、靠的是实干；草莓只是其中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水果品种，其他的生态水果和生态蔬菜品种繁多，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远销西藏、青海等周边地区，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走出了石渠，走到了更远的地方。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穿梭的车流、整洁的街道、宽敞的广场，明亮的街灯构成了一幅迷人的夜景，熙熙攘攘的人群漫步在广场和街道享受着那份恬静与安宁，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别样祥和之气，我不是个喜欢傍晚出门散步的人，但我发现我的这个习惯在随着城市提升而悄然改变，因为我渐渐喜欢上了那种信步闲游在霓虹闪烁、路灯明亮的广场和街道中的惬意，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傍晚不出去走走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城市形象在提升，城市环境在变化，人们去感受这份恬静，感受这份惬意的心也在变化，人们用心与城市融为一体，享受着生活该有的那份幸福，用心体会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发展过往。

石渠的发展变化还有很多……我想说我是爱石渠的，我爱这座城市的灵动，我爱这座城市的静美，我用心感受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惊喜，我用情讲述这座城市每一次变迁。我愿做石渠草原上的一汪湖泊，紧紧依偎在扎溪卡的怀抱，我愿做石渠草原上的一块石刻，见证太阳部落的故事。

锦叶扶桑

◎潘新日

扶桑是穿着官衣的中医。一个“锦”字，彰显了它在树中的身份，是中药里的“达官贵人”，富甲一方，且锦衣玉食。

南有桑田，北有栗粟。扶桑立于南，而朝北迁徙，竟到了长江两岸。它的身影，带着药味，被村里人称作行走的郎中。扶桑立于世，则多变，成长的路上，它喜欢强光，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却天生怕冷。

小时候，村子里的老中医八爷，爱把扶桑比作南方的隐士。他说，扶桑是最好养的中药，对土壤适应力强，只要土地肥沃，而且排水良好，它就枝繁叶茂。它生性多变，可盆栽观赏，也可种植于路边绿地、分车带及庭园、水滨等处，是观赏和入药兼得的树种，也是寻常百姓家最贴心的药树，唾手可得，家常得像自家人。

放学的路上，采桑叶喂蚕，误采了扶桑的叶子，蚕宝宝吃了竟没有得病。有经验的养蚕人说，这东西吃一顿两顿无妨，吃多了就不行了，蚕宝宝会中毒死亡。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生怕大人埋怨。还好，多亏那人会说话，我算是蒙混过关。你看，都是树叶，用处可不一样，千万要分清楚。看着那人的背影，我似乎明白点什么。

在我们家乡，扶桑是作为中药的名字出现的。作为树，村里人在平日里把它称作佛槿或红槿。称它佛槿的人一般都受过它的恩惠，都分别不同的在清热利水、解毒消肿上得到了它的恩宠，如此，说它是佛槿亦未尝不可。而叫它红槿的就更好理解了，便是因了它的颜色。不过，怎么叫都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树，作为药，实用才能老百姓的认可。

其实，锦叶扶桑只是木槿的变种，以其叶花颜色多变而得名。在城里，扶桑为美丽的观赏花木，花大色艳，花期很长，可以达到常年不败。它的颜色有红色、粉红、橙黄、黄、粉边红心及白色等不同品种。在乡下，扶桑是最接地气树种，人们看中的更多的是它的药用价值。

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扶桑花的外表，一朵朵红的、粉的、白的扶桑花热闹的挤在枝上，在热情豪放、娇艳旖旎的同时，每一朵花都保持着一个独特的心机，这细长的花蕊，是由多数小花蕊连接起来的，包在大蕊外面，结构相当细致，就如同热情外表下的纤细之心，具有着微妙的美。我们爱说它是花的舌头，如今想起来不准确，它就是花蕊，是一颗富有联想的花心。

中国古代栽培扶桑的最早记载，可见先秦的《山海经》，其中就有“汤谷上有扶桑晋朝桐舍的南方草木中则记载其花如木槿而颜色深红称之为朱槿深红花五出”等出处。我向老对树、对植物、对中药都是很感兴趣的，没事的时候，老爱往老中医八爷那跑，他了解的多，就给我们讲。有一段时间，八爷曾经找到父亲，想让我当他的关门弟子，跟他学中医，可惜的是，这话没说多久，八爷就病倒了，这事，便成了我一生的遗憾。

八爷知道的真多，它不仅是个中医，还是个大学问家。村子里能挖到的猫爪草、蒲公英、蛤蟆叶。能找到的扶桑叶、扶桑根、扶桑花、皂角刺、红树叶、银杏叶等等，他都视若珍宝，不过，他用得最好的就是扶桑。一次，他用扶桑治好了二秃子的腿，闲着没事，他指着扶桑树对我说，可不要小看了这些树的叶子和根，消肿可少不了它。还说，这扶桑花也有学问。古代在外做官的人，要是遇到家里老人过世，就要按朝廷的规矩，回家“丁忧”（守孝）三年，除了皇上，再大的官也不例外。若有隐瞒，朝廷就要追究，轻则罢官，重者入狱。于是，这些夫子便在“丁忧”的地方种上扶桑，取谐音“服丧”，以此相互陪伴，共度寂寞。三年“丁忧”期限完了，树也长大了，孝心便有了生命力。

据说非洲的土著有个风俗，那里的女郎喜欢把扶桑花插在左耳上方，向人暗示“我希望有爱人”；放在右耳上方，就是向人暗示“我已经有爱人了”。挺有意思的，但也要看清楚了，不然，就会因为扶桑花而遭到毒打。

扶桑就是扶桑，它是树中的药王，是药中的大树，赏叶有叶，赏花有花，一碧千红，一身药力。而锦叶扶桑更甚，一身的“官袍”，为树者俊，为花者秀，为药者胜，真真的树种尊贵，人间尤物。宋朝苏轼有诗云：扶桑初日映帘升，已觉铜瓶暖不冰。七种共挑人日菜，千枝先剪上元灯。